

渡边淳一

わたなべじゅんいち 作品

背叛

愛のごとく

时卫国 译



Watanabe
Junichi
WORKS



钟声在夜风中回响，
象要荡涤彷徨的灵魂。

拒绝和逃避，
享受堕入地狱的奇妙感觉。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渡边淳一

作品

背叛



时卫国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背叛 / (日) 渡边淳一著; 时卫国译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7.7
ISBN 978-7-5552-5713-4

I. ①背… II. ①渡… ②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9561 号

愛のごとく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 : ©1984 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: ©2017 by Qingdao

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
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5-2015-49 号

书 名	背叛
著 者	(日) 渡边淳一
译 者	时卫国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(266061)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qdpub.com
邮购电话	13335059110 (0532) 68068026
策划编辑	杨成舜
责任编辑	刘 迅 E-mail: siberia99@163.com (日本方向选题投稿信箱)
封面设计	乔 峰
封面插图	裴梓彤
照 排	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印 刷	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	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大 32 开(880mm × 1230mm)
印 张	11.125
字 数	200 千
印 数	1-8000
书 号	ISBN 978-7-5552-5713-4
定 价	39.00 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 日本 当代 畅销 小说

目录

上 卷

因果 / 003

摩罗 / 041

奈落 / 089

渴爱 / 129

下 卷

婆娑 / 167

会苦 / 202

修罗 / 229

轮回 / 267

除夕 / 317

译后记 / 346

上 卷

因果

风野在睡梦中仿佛听到了汽笛的鸣叫声，惊醒了过来，他回忆梦境，内容很模糊。由远而近的汽笛声不断传来。风野注视着用窗帘遮挡着的阳台，确认已是第二天的清晨，接着瞥了一眼枕边的台钟。

五点过十分。

在熄灭的台灯旁边，衿子脸朝下酣睡着。

风野看了看衿子扁平的肩头，开始凝神倾听不间断的汽笛声。根据高低起伏的声音判断，好像不是警车报警，而是消防车在鸣叫。

是哪里失火了呢？既像在阳台的正前方向，又像是再往右边的方向。

这失火也着实早了点，现在才早晨五点钟。是早晨做饭用火失误，还是昨晚没控制好火源呢？抑或是哪儿漏电引发了火灾？风野想着想着又联想到了自己的家。

他是昨天下午一点钟离开家的。先到了新宿，去正受委托编纂社史的保险公司资料室，同其他编辑一起工作并共进晚餐、喝酒，最后才到衿子家，到达时已经十一点多了。

风野在资料室待到傍晚这段时间，家中尚且能够与之联系，之后就找不到人了。

风野从没对妻子说起衿子所住的地方，但妻子知道自己正和一

个叫矢嶋衿子的女人交往。妻子没问过衿子的住所，也没问电话号码，其实她就是问，风野也不打算告诉她。

对于妻子当下不知自己的下落，风野一方面不为此忧心，一方面略感愧疚和不安。

像风野这样写东西经验尚浅的人，不知何时何地就会有稿约。这样的時候他人联系不上自己，也许会失去难得的工作机会。

风野原先想把衿子公寓的电话号码只告诉关系密切的编辑，又觉得这样做有点过于任性，就作罢了。

总体来讲，像现在这样玩失踪，要是单位或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兒，谁也无法联系到他。

尽管觉得不会出什么大事兒，但每当在衿子家里过夜，他总会感到一丝歉疚和不安。

鸣叫着的警笛声似乎与他毫无瓜葛，但他心里却担忧家里出什么事儿。

最近，风野经常清晨很早就醒来。

即使前一天夜里工作到两三点钟，仍然会很早突然醒来。

虽说是醒了过来，但并不急于马上起床。而是躺在床上想半天不得要领的事情，有时又不知不觉地再次入睡。

第二次醒来的时候，往往就接近中午了。

对关系密切的编辑说起这事儿，对方会笑着说：“不就是年龄的缘故吗？”

“我才四十二岁。”

“可能过了四十就这样吧。”

“清晨起得早，那不是身体好的证据吗？”

“可不是啊。据我那做医师的朋友说，起得早是没有长时间深度睡眠的缘故，或者说没有沉睡的持久力。”

“睡觉也需要持久力吗？”

“据说体弱的人睡不踏实，隔一会儿醒一次。而年轻人一旦睡着，就是电闪雷鸣照睡不误，炎炎太阳照到脸上也不会醒。”

风野每当听到这话，总感到有点落寞。

瞧瞧当下酣睡的衿子，连眉毛都一动不动。

然而她一醒过来，就会诉说各种不适，一会儿低血压，一会儿又贫血。现在她这么能睡，也许是年轻的缘故。

风野有时看到这副睡容会很羡慕，现在却没有这种情绪。

与其说没情绪，莫如说他在倾心关注失火的事。似乎有好几辆消防车呼啸而至，警笛声低沉而悠长地响个不停。

风野又在床上倾听了一会儿，瞥见衿子还在睡觉，就从床上爬了起来。

因为房间里挂着窗帘，室内还像夜里一样光线暗淡。风野小心翼翼地避开衿子的被窝，蹑手蹑脚地去了趟洗手间。回来之后，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看。

阳台的玻璃已被夜露打湿了，穿过栽植圣保罗堇和天竺葵的两个花盆看，东方的天空已经发白了，但路灯还亮着。

果然如想象的那样，警笛声从阳台右手边传来，应是家的方向，但看不见烟火，距离应该很远。

风野走到阳台上，注视着警笛鸣叫的方向，身后突然传来衿子的声音。

“怎么啦……”

风野回头一看，在昏暗的光线下，衿子仍躺在床上，白皙的脸庞正对着阳台这边。

“是火灾吗？”

“应该是，好像很远。”

风野离开阳台，走到客厅，拿了香烟和烟灰缸，又回到卧室，钻进被窝。

“几点啦？”

“五点稍多一点儿……”

风野侧卧着把脸靠在床边，点燃了香烟。远处的火灾好像没有扑灭，警笛声仍然响个不停。由于阵风缘故，有时听着像在跟前。当他快要吸完香烟时，衿子开口问道：

“您担心吧？”

“担心什么……”

“您家里出事儿……可以回去看看嘛。”

风野不得已露出苦笑的表情。衿子继续说道：

“打个电话吧！”

“没事的。火灾好像离这儿很近。”

风野想到刚才自己站在阳台上，注视着警笛声响的方向，被她从身后看到了，心里就略有不快。假如她能从背影中窥见男人想家的心思，那可了不得。

风野仿佛要抛掉想家情绪一般地掐灭香烟，把手伸向了衿子的肩头。

六个榻榻米大小的和式房间里，只能放两套被褥，这正符合风野不喜欢睡床的雅兴。风野一个鲤鱼打挺，滑进衿子的被窝。

“喂……”

衿子的被窝里有着女人特有的暖融融。风野体验了一阵儿后，欲把衿子搂到怀里，衿子却慢慢地背过身去。

“讨厌……”

衿子总在风野想要她时，随口说“讨厌”。这与其说是拒绝，莫如说是源于羞耻心的反射性应答。风野对此已见怪不怪，他想用

两只胳膊把其身子扳过来，但衿子像大虾一样弯着身躯，用力缩成一团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衿子默不作声。风野挺起身子探头一瞧，衿子面部一脸淡然，眼睛睁得圆圆的。

“可以吧。”

风野又想从肩头处搂住她，但衿子仍缩成一团，一动不动。如果在这样的時候强行介入，也可能被允许，但会让人心里觉得不快。即使男人能达到性高潮，女人会淡漠，甚至会感到乏味。

风野通过多年的性生活经验深谙这种道理。

尽管如此，他以前也曾经强行地要求过，而现在则能控制得住。与其说是能够善解人意了，莫如说是因为年纪渐大，人也变得宽容了。

风野为了分散精力，抑制燃烧的性欲，再次点燃香烟，只是把腿搭在衿子的小腿上。远处的火灾可能是快被扑灭了，警笛声也不再那么刺耳了。

衿子突然从被窝里滑下床，将睡袍的对襟合上，从房间里出去了。

“要是报纸送来了，就给我拿来！”风野喊道。

衿子没答话。风野耐心等候着。衿子把报纸拿进门，放到风野枕侧，又出去了。风野打开台灯，侧着身子开始读报。

头版头条是医疗机构拖税的事。这种情况每年都有，应彻底调查一下内幕。题目则是某月刊杂志以前用过的。

他想做爱，现状又不允许强行去做，无奈只得放弃。今天或明天就假装没事儿给她打个电话吧！风野脑袋里思考这件事，眼睛只扫看政治版、经济版的标题，最后将目光移向社会版。

阅读完报纸，风野闭目养了养神。可能火已被扑灭了，警笛声完全消失了。

客厅里十分安静，衿子仍没回来。

“喂！”

风野手拿报纸，朝客厅喊了一声。卧室和客厅之间只立有隔扇，喊一声马上就能听到。

“喂……”

风野又喊了一次，依然没有应答。衿子可能是去洗手间了，或者是在厨房里，那样待的时间就长了。

风野从被窝里爬出来，打开隔扇一看，衿子却端坐在客厅的桌子前吸着香烟。

五年前与衿子相识时，她基本上不吸烟，偶尔半开玩笑地吸吸，也吸不好，马上会被呛得咳嗽。然而近两三年，却渐渐地吸起来了。经常是饭后或喝酒时吸，心里焦躁时也吸。现在一定是后者。

“不睡了吗？”

风野又问了一遍，衿子仍不作答。他冲着她的背影注视了一会儿，接着溜下床来，在睡衣外面裹上睡袍，坐到了衿子旁边。

“怎么啦？突然不高兴啦……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衿子不客气地说完，喝了一口自己刚沏的咖啡。

“那边失火了，我只是看了看家的那个方向。”

“可不是。”衿子侧过脸说。

“你人在这边，心里却挂记着家里的事。不为这儿担心，只是担心家里。”

“我什么也没说嘛。”

“可我能感知到，心绪就表现在你的背影上。你要想回去，可

以马上回嘛。”

“我没说回去嘛。”

“用不着勉强待在这儿啊。”

衿子露出带有微笑的不满表情。这是她与人争吵或情绪激动时易出现的表情。

“简直是荒唐。虽说是我家的方向有警笛响，并不能证明是我家着火嘛。”

“是啊，你的家周围宽敞，树木又多，不会着火吧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……”

“没什么意思。”

风野的家在小田急线的生田^①。六年前，他用当年的退休金和妈妈给的钱，加上部分贷款，购买了这栋三十五坪的带土地的新建住宅。

到目前为止，住宅周围已陆续建了很多房子，尽管如此，从整个都内来看，这住宅仍不过时。

住房贷款还没还完，但周围的土地价格在上涨，如果现在卖掉房子，会大赚一笔。

当然，衿子并没到过风野家。至于房子周围有空地、树木也很多，只是她的凭空想象。

衿子所住的地方居于小田急线的下北泽^②，和风野家所在的生田相比，是相当繁华的市中心。然而，住所只是一个单居室、带厨房的公寓。尽管生活很方便，到车站步行才五分钟，但周围建筑密集，阳光经常被遮挡住。

把两者的家一比较，肯定是风野在生田的家住着舒畅，但他有

①地名，位于神奈川县东北部。

②站名，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。

两个分别上中学、上小学的女儿，也不能说住得多么宽敞。

“别瞎说啦！”

风野不想再与之争论。好像远处的火已彻底熄灭了，事已至此，他也不急于回家了。

即使现在往回走，到家也要超过六点。这个时候，孩子们已经起床了，自己早晨才回家的事会暴露无遗。

“继续睡觉好吗？”

风野比先前更加温柔地对衿子说，衿子却摇了摇头。

“睡什么觉！”

“还拘泥于小节吗？”

“哪是小节啊！这对我来说，至关重要。那边出了什么事儿，你马上就往回跑，不管我是什么状况。对你来说，还是那边重要，我无所谓。”

“不是那回事儿。假如我在那边的家中，这个方向发生火灾，我立马就会赶过来。”

“别说好听的啦！上次问你发生大地震时应该怎么办，你说，‘家的周围空地多，没事儿嘛’。当时就暴露出你的心思归属啦。”

风野记得确实这样说过，那是无意间被问到，顺口一说而已。想不到衿子对此耿耿于怀。

“那是说当时正在家里，发生地震的话……”

“是啊，对你来说，那边始终是你的家，这儿只是个过夜的旅馆。”

“不是那回事儿。我不是把资料 and 要换的西装、内衣都放在这儿嘛。”

“只是图方便才放在这儿的。与人会面以及写信等重要的事不都是在那边吗？”

“那没办法嘛。总不能把朋友或编辑领到这儿来吧。”

“是啊，这儿始终是隐居之所嘛。”

衿子一对决起来，就没完没了。目光发亮，眼角向上吊，眼眶里却热泪盈盈，全身颤抖，缩成一团。其苗条的身子变得异常敏感。

此刻她已经出现这种征兆。风野明白：在这样的時候，要么不表明态度，保持沉默，要么强行地抱住她，安慰她。

总之，争吵是最不好的。每当这个时候，衿子也是最不讲道理的。

本来在说现在的事儿，她马上联想到过去。这中间似乎没有多少道理可言，只是风野过去话语的闪失被她铭记在心，借此机会予以攻击。这犹如洪水积蓄过量，一有薄弱之处就会溢出或决堤。

这种争吵对风野来说，明显不利。无论什么场合，风野都比衿子清醒，正是因为清醒，他才尽量避其锋芒，而衿子又会得寸进尺。

风野非常了解这一点，故应战的方式也会随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变化。

当精力充沛且时间富余时，就奋起应战，似乎要展开殊死的斗争。有时是没完没了地喊叫，有时是互相对骂，耗费半天时间，致使事情越闹越大。

当身体疲惫且时间紧迫，没有抵抗的精力时，他就让衿子单方面地唠叨，充耳不闻。但是，有时她也惹起他的火来，她会更加性急，火势也会更大。

这些争执，事后也很难分辨清楚孰是孰非。

当下，风野显然很焦躁。拂晓就被警笛声吵醒，担心家里有事，又受到衿子指责，不得不放弃回家的念头。既然决定这样待在被窝里，还是与衿子亲热一番为好。

既然到衿子的公寓来，当然是想和她幽会。他的内心深处早有一种欲望：今晚要和她睡觉！故出了车站，大步朝公寓走，脑海里满是淫荡的念头。

但是，昨晚酒喝得有点多，一直昏昏欲睡，洗完澡后，马上就睡着了。本来想要做爱，却输给了睡意。

现在，刚刚醒来不久，精力很充沛。

近来，风野爱在拂晓时分与衿子缠绵。无论是六点，还是七点，只要解小手回来，就想发生肌肤之亲。过去他是夜猫子型，包括性交在内的诸多事情都放在晚上做，现在却变成了早晨型。

而衿子可能有低血压的缘故，早晨没有性需求。就是风野引诱，她也是不情愿地摇头，把身子背过去，有时会闭着眼睛哀求：“别这样……”也可能衿子受工作拖累，与其做爱后，半天平静不下来，不如多睡会儿觉恢复一下体力。

风野也认为早晨要她，似乎有点欠妥。衿子所在的位于神田的教科书出版社，十点开始上班。比一般的出版社稍晚一点，但由于路远，九点稍多点儿就得出门。考虑到女性还要化妆和整理衣物，必须提前一个半小时起床。在这样匆忙的早晨再与她做爱，她一定认为是个负担。

作为风野来说，性欲在早晨最旺盛。可以说，两个人的性需求时间刚好相差半天。

然而，今天是星期六，衿子所在的出版社休息。

“喂！”

风野又把手搭在衿子的肩头上。

“别闹了，睡觉去吧！”

“你刚才喝过咖啡，还能睡得着？”

衿子突然站起身，拉开茶几抽屉，拿着一个小瓶走向洗碗池。

“喂，住手！”

风野从后面追上去，把装着安眠药的瓶子夺下来。

“干吗要喝这个！”

“因为睡不着嘛。”

“没必要喝嘛。”

风野想借此机会抱住衿子，衿子却奋力地挣脱。

“讨厌，放开！”

风野明白形势又恶化了。这种情况往往会发展成很大的争吵。然而现在不管她如何反抗，必须强行把她拽回被窝。既然已搭手抱住了她，就只有往下进行，做到半截再抽回手来，反而不像个男子汉。

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喝安眠药。如果衿子喝了安眠药，就会进入酩酊样的状态，没有做爱的那种真切感，反应也平淡。

他自己的情绪这样亢奋，如果让她喝了安眠药，身体松弛如泥，那可让人受不了。

“过来！”

风野抓着衿子肩头，想把她拽过去。衿子却又叉开双腿，用力站稳，其睡袍的肩头已被拽歪了。

“讨厌！”

此时衿子的声音格外地尖锐，带有妙不可言的媚气。

“为什么不躺下睡呢？”

“用不着勉强地拥抱我嘛。”

“没勉强。”

“你赶紧回家吧！”

“傻瓜！”

“我就是傻瓜。你找傻瓜干吗！”

“别说了，过来！”

风野伸出胳膊，想要把衿子拽过来，不料被衿子咬了一口。

“你怎么咬人？”

风野有点发怒，衿子便躲到了沙发后边。